

芝加哥

守护水陆生灵的奥秘

章小兵 中医药工作者,喜文学、旅行,散文刊于多家报刊。



湖畔矗立着两位近百岁的“老人”——谢德水族馆 (Shedd Aquarium) 和芝加哥植物园 (Chicago Botanic Garden)。它们都诞生于上世纪早期。水族馆建成于1930年,植物园的核心园区也源于1933年世博会遗产。它们奇妙地坐落在相近的位置上,隔着湖水与绿地遥遥相望,仿佛两位智者,各自守护着水陆生灵的奥秘,又默默呼应,支撑起这座城市对自然的一份古老敬意。

原以为谢德水族馆会像一艘巨轮探入密歇根湖的怀抱,走近才知,它如同从岩石中生长出来。馆内层层叠叠,上中下数层,各自展现着不同水域的生灵画卷。据说,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水域的约1500种、超过32000尾生灵,堪称一座水下王国。

我们一走进水族馆,就欣赏了一场著名的鲸豚表演。表演池

背靠浩渺的密歇根湖,巨大的落地窗外,快艇划破碧波,船只缓缓驶过,天然的湖景成了最壮阔的舞台背景。然而表演开始,环形的遮光幕徐徐降下,那片生动的湖水暂时隐去。灯光亮起,投影变幻,展示着鲸豚在不同季节、不同环境下的生活状态。训练员出场,鲸豚们便开始了它们令人惊叹的表演:腾跃、旋转、鸣唱……每一个高难度动作都引来观众席上如雷的掌声与欢呼。它们在水中的英姿固然矫健,但看着它们为了一口美味的诱饵,精准地完成一个个指令,那种近乎献媚般的努力,却让我有点唏嘘。它们在人类的规则下,不得不习得了这取悦的本领,这让我更偏爱旁边展区里那些憨态可掬的企鹅。它们踱着方步,气定神闲,任你窗外风浪雨雪,我自进退有据。在它们身上,似乎看不到“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”的

焦灼,只有一种安然自处的从容。

离此不远的植物园,是另一片由水滋养的王国。

漫步植物园,总有种奇妙的亲切感。它的设计者是否曾从《诗经》中汲取过灵感?我不得而知。但奇妙的是,当我心中默念“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”时,眼前便摇曳着水边的荇菜;想到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之时,那一片片芦苇便在风中起伏。

走进植物园宏阔的温室殿堂,仰望参天古木,才真切感到人类的渺小,宇宙的浩渺无垠。驻足在那被锯开的巨大杉木或松木横切面前,那一圈圈清晰无比的年轮,如同树木无声的自传,铭刻着岁月的风霜雨雪。它清楚地“写”在那里,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生辰。

在这里,开屏的孔雀固然华美,亭亭玉立的仙鹤确实出尘,

但即便是嗡嗡的苍蝇、忙碌的蚂蚁,甚至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,也都在这个宏大的生态图景中,拥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位置。

“存在即合理”。在这里,世俗定义的“益虫”“害虫”标签被自然法则消解了。它们首先是一个物种,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至此,我愈发觉得,水族馆与植物园并肩而立,绝非偶然。

水族馆的蔚蓝与植物园的葱翠,在本质上血脉相连。水,是它们共同的灵魂。无论水中遨游的鱼,还是土里扎根的树,抑或飞翔的鸟、爬行的虫,它们都相互依存、共生共荣,这才是地球家园所有成员最本真的生存之道。漫步在两馆中,仿佛能感应到密歇根湖的深沉心跳。这一刻,我愿在这水陆交织的宏大叙事中,做一个沉浸式的体验者,浑然忘我。

墨尔本

再给一次机会

葱花薄荷 毕业于南京大学,留学墨尔本并曾长期旅居。因想为女儿留下“万卷书”和“万里路”的印迹,遂用理科生的思维写感性的文字,用汉语的美写世界的篇章。



前几年的一个春节前夕,墨尔本的斯旺斯顿街上的华人店铺开始陆陆续续挂起了红灯笼,风一吹,暖红的光晕轻轻晃动,晕染出了些过年的气氛。我和妻子在街上走着,迎面遇到了一个小姑娘,对着我们打招呼。我和妻子对视,谁都想不起在哪里见

过她,她看到了我们的表情,上前一步自我介绍说,她是墨尔本皇家妇女医院抽血室的护士。

我不由得惊讶于她的记忆力,妻子怀孕期间,我们前后总共也就去了三次医院而已,而且每次都是来去匆匆,竟然能被她认出。没等我们继续问,她就连着说了好几遍“谢谢你们”,这句话点醒了我,想起来曾经在医院里发生的小插曲。

那是妻子怀孕五个月的时候,我陪她去医院做常规产检,其中有一项是抽血。轮到妻子时,坐在窗口对面

的正是这个越南小姑娘,抽血前,跟妻子不停地聊天,从孕期的饮食说到墨尔本的喜剧节,起初我以为她怕妻子紧张,特意找话题缓解氛围。可看着看着,我才发现紧张的其实是她自己,因为她的手从撕开针头包装的时候就开始打颤。

而且,她一定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一场不小的考验。妻子的血管比普通人的细,位置也偏,一向不好扎针,有经验的护士都觉得棘手,对新护士来说更是麻烦。

果然,小姑娘第一针下去,没有找到血管,她马上拔出针头,赶紧说:“对不起,对不起,我再试一次。”随后,她捏着针头,在妻子手肘上继续摸索,像在做矿物勘探一样,左一针右一针,

每一次失败后,迅速诚恳地道歉。我在旁边,看着心疼,好不容易顺利扎了针,采了血样,在拔针头的那一瞬间,血流不止。

我的所有心疼也都变成了怒火,她的能力那么差为什么还要给人抽血?如果不给她些教训,妻子这几针就白挨了,我也咽不下这口气。我站起来找投诉电话,可被妻子拉住,她说都已经结束了,换人也来不及了,就算找到护士长把她批评一顿,那又如何?何况她也不是故意的。小姑娘在窗口那头站着,从我的动作里,应该能读懂大概。

妻子看着小姑娘无助的表情,尽管手被扎成了筛子,心还是软成了柿子,盖住的卫生纸很快被染红了一片,她用手肘推着我

就走了,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在我们走到医院大厅门口的时候,那个穿着白大褂的小姑娘一路跑了出来,她的汗珠比刚才更多了,紧紧攥着双手,给我们道歉,说这是她实习的最后一个月,马上就能转正了,特别需要这份工作,因为只有转正才能让她有机会拿到永居签证。听她说完,我的怒火马上就灭了,幸好没有投诉,不然因为这件事,让她失去了机会,我恐怕会很长时间都会责备我自己。

那天斯旺斯顿街格外热,但是小姑娘的道谢声就像一股清风,吹得心里清清凉凉的。那年的春节过得格外开心,因为我们留住了一个人的希望,这比吃了多少亏都要有意义。



冰岛

世界尽头的孤独

蔡时雨 江苏如东人,笔名小小羊。留学西班牙。



在我的心里,世界的尽头,是一座被冰与火共同驯服的孤岛——冰岛。它是个年轻而又古

老的国家,长年受着外族的统治,直到1918年才从丹麦的统治下获得独立。

冰原之上,文学是冰岛人的信仰,它是全世界出书率、读书率最高的国家。往历史深处溯源,它有着古老叙事文学的优良传统,有着丰富的北欧神话和民间诗歌,还有千年萨迦史诗(Saga,由冰岛人和挪威人以文字记录的古代民间口传故事集,主要包含反映斯堪的纳维亚人氏族社会生活、宗教信仰及英雄事迹的神话与历史传奇)。它的每个小镇都有书店,家家户户爱写作,寻常人家皆有落笔抒怀的习惯。

这让我想起我的家乡江苏。江苏亦有全民崇文、好笔墨的底

色。毕飞宇分享过一件事,铁凝问他,你们兴化在灯火初上的时候,估计有多少人在写作啊?他回答:可能有三四百人在写作。同行的人说,你不懂,不要瞎汇报,3000个都不止。在我看来,里下河盛产文学家,水乡风情带给作家源源不断的灵感。

而冰岛,在漫长的孤寂冬夜,空旷催生想象,萨迦给他们以慰藉和力量。这个人口仅30多万的国家,以北方杰出的文学国度著称于世。1955年冰岛作家拉克斯内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拉克斯内斯的墓碑是一块未经雕琢的冰岛原石,荒原般粗粝,只刻有姓名与生卒,透着一种淡淡的孤凉,符合他“现代萨迦写

作者”的气质。

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庆典舞会上,拉克斯内斯抡着瑞典公主跳舞的那种劲儿,让瑞士德语作家、诗人罗伯特·瓦尔泽想起来就发笑。他还是一条林间小路上,对作家同行惟妙惟肖地演示拉克斯内斯如何穿着燕尾服,像个农村小伙一样,让公主转来转去。他把拉克斯内斯获诺奖前不久获得苏联颁发的一个奖项形容成:面对这样的锋芒毕露,来自德国和瑞士的那一小群诺贝尔奖得主萎缩成了壁花。

拉克斯内斯自己将一生的文字还给了这片沉默的土地,在冰岛作家们对冰岛语失去信心,改用其他斯堪的纳维亚语言(瑞

典、挪威、丹麦)进行文学创作时,他以自身立榜样,为冰岛作家运用本国语言带来了勇气。提起此事,冰岛人多认为是他使冰岛语获得新生。

我读过拉克斯内斯的几部作品,长篇小说《大自然之子》是他十七岁时发表的,描写了冰岛的乡村生活和自然景色,充满乡野的自在风情。他的第二部长篇《在圣山下》描写了进入修道院潜修的经历,着重展开深刻的心灵自省。

他的老家雷克雅未克,在2011年就被授予了“文学之都”的称号。在那里,不知名的风吹过杯口,咖啡的香躲在热气里裹向高处,漫向宽处。一切都显得那么孤独。

